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北史卷五十六

詳校官編修<sub>臣</sub>裴謙

洗馬<sub>臣</sub>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sub>臣</sub>呂雲棟

校對官監丞<sub>臣</sub>張曾炳

謄錄貢生<sub>臣</sub>劉為幹

謄錄監生<sub>臣</sub>黃憲度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卷五十六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四十四

魏收

魏長賢

魏季景

子澹

魏蘭根

族子愷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也自序漢初魏

無知封高良侯子均均子恢恢子彥彥子歆字子胡幼

孤有志操博洽經史位終本郡太守子悅字處德性沉厚有度量宣城公趙國李孝伯見而重之以女妻焉位濟陰太守以善政稱悅子子建字敬忠釋褐奉朝請累遷太尉從事中郎初宣武時平氏遂於武興立鎮尋改為東益州其後鎮將刺史乖失人和羣氏作梗遂為邊患乃除子建東益州刺史子建布以恩信遠近清靜正光五年南北二秦城人莫折念生韓祖香張長命相繼繼構逆僉以州城之人莫不勁勇同類悉反宜先收其器

械子建以為城人數當行陣盡皆驍果安之足以爲用  
急之腹背爲憂乃悉召居城老壯曉示之并上言諸城  
人本非罪坐而來者悉求聽免明帝優詔從之子建漸  
分其父兄子弟外居郡戍内外相顧終獲保全及秦賊  
乘勝屯營黑水子建乃潛使掩襲前後斬獲甚衆威名  
赫然先反者及此悉降乃間使上聞帝甚嘉之詔子建  
兼尚書為行臺刺史如故於是威振蜀土其梁巴二益  
兩秦之事皆所節度梁州刺史傅豎眼子故中心以為

愧在洛大行貨賄以圖行臺先是子建亦屢求歸京師至此乃遣刺史唐永代焉豎眼因為行臺子建將還羣氏慕戀相率斷道主簿楊僧覆先行曉喻諸氏忿曰我留刺史爾送出也斫之數創幾死子建徐加慰譬旬月方得前行吏人贈遺一無所受而東益氏蜀尋反攻逼唐永永棄城而走乃喪一藩矣初永之走子建客有沙門曇璨及鉅鹿人耿顯皆沒落氏手及知子建之客垂泣追衣物還之送出白馬遺愛所被如此初子建爲前

軍將軍十年不徙在洛閑暇與吏部尚書李歆歆從弟  
延寔頗為奕碁時人謂為耽好子建每曰碁於廉勇之  
際得之深矣且吾未為時用博奕可也及一臨邊事凡  
經五年未曾對局還洛後累遷衛尉卿初元顥內逼莊  
帝北幸子建謂所親盧義僖曰北海自絕社稷稱藩蕭  
衍吾老矣豈能為陪臣遂攜家口居洛南顥平乃歸先  
苦風痺及此遂甚以卿任有務屢上書乞身特除右光  
祿大夫邢杲之平太傅李延寔子侍中或為大使撫慰

東土時外戚貴盛送客填門子建亦往候別延寔曰小  
兒今行何以相勗子建曰益以盈滿為誡延寔悵然久  
之及莊帝殺尔朱榮遇禍於河陰者其家率相弔賀太  
尉李虔第二子仁曜子建之女壻往亦見害子建謂姨  
弟盧道虔曰朝廷誅翦權強兇徒尚梗未聞有奇謀異  
畧恐不可濟此乃李門禍始弔賀無乃忽忽及永安之  
後李氏宗族流離或遇誅夷如其所慮後歷左光祿大  
夫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子建自出為藩牧董司山



南居脂膏之中遇天下多事正身潔已不以財利經懷  
及歸京師家人衣食常不周贍清素之迹著於終始性  
存重慎不雜交游唯與尚書盧義僖姨弟涇州刺史盧  
道裕雅相親昵及疾篤顧敕二子曰死生大分含氣所  
同世有厚葬吾平生不取遽際裸身又非吾意氣絕之  
後歛以時服吾平生契濶前後三娶合葬一事抑又非  
古且汝二母先在舊塋墳地久固已有定別唯汝次母  
墓在外耳可遷入兆域依班而定行於吾墓之後如此

足矣不須耐合當順吾心勿令吾有遺恨永熙二年春卒於洛陽孝義里舍時年六十又贈儀同三司定州刺史諡曰文靜二子收祚收少機警不持細行年十五頗已屬文及隨父赴邊好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榮陽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慙遂折節讀書夏月坐板牀隨樹陰諷誦積年牀板為之銳減而精力不輟以文華顯初除太學博士及介朱榮於河陰濫害朝士收亦在圍中以日晏獲免吏部尚書李神儁重收才學奏授

司徒記室參軍永安三年除北主客郎中節閔帝立妙  
簡近侍詔試收為封禪書收下筆便就不立藁草文將  
千言所改無幾時黃門郎賈思同侍立深竒之白帝曰  
雖七步之才無以過此遷散騎侍郎尋敕典起居注并  
脩國史俄兼中書侍郎時年二十六孝武初又詔收攝  
本職文誥填積事咸稱旨黃門郎崔悛從齊神武入朝  
熏灼於世收初不諂門悛為齊登阼赦云朕託體孝文  
收嗤其率直正員郎李慎以告之悛深忿忌時節閔帝

殂令收為詔陵乃宣言收普泰世出入幃幄一日造詔  
優為詞旨然則義旗之士盡為逆人又收父老合解官  
歸侍南臺將加彈劾賴尚書辛雄為言於中尉綦儁乃  
解收有賤生弟仲同先未齒錄因此怖懼上籍遣還鄉  
扶持孝武嘗大發士卒狩於嵩山之南旬有六日時寒  
朝野嗟怨帝與從官及諸妃王竒伎異飾多非禮度收  
欲言則懼欲默不能已乃上南狩賦以諷焉年二十七  
雖富言淫麗而終歸雅正帝手詔報焉甚見褒美鄭伯

謂曰卿不遇老夫猶應逐鬼神武固讓天柱大將軍魏  
帝敕收為詔令遂所請欲加相國問收相國品秩收以  
實對帝遂止收既未測主相之意以前事不安求解詔  
許焉久之除帝兄子廣平王贊開府從事中郎收不敢  
辭乃為庭竹賦以致已意尋兼中書舍人與濟陰溫子  
昇河間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時孝武內有間隙收遂  
以疾固辭而免舅崔孝芬怪而問之收曰懼有晉陽之  
甲尋而神武南上帝西入關收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

昕聘梁昕風流文辯收辭藻富逸梁主及其羣臣咸加敬異先是南北初和李諧盧元明首通使命二人才器並為鄰國所重至此梁主稱曰盧李命世王魏中興未知後來復何如耳收在館遂買吳婢入館其部下有買婢者收亦喚取遍行奸穢梁朝館司皆為之獲罪人稱其才而鄙其行在途作聘游賦辭甚美盛使還尚書右僕射高隆之求南貨於昕收不能如志遂諷御史中尉高仲密禁止昕收於其臺久之得釋及孫塞死司馬子

如薦收召赴晉陽以為中外府主簿以受旨乖忤頻被嫌責加以箠楚久不得志會司馬子如奉使霸朝收假其餘光子如因宴戲言於神武曰魏收天子中書郎一國大才願大王借與顏色由此轉府屬然未甚優禮收叔季景有文學歷官著名並在收前然收常所欺忽季景收初赴并頓丘李庶者故大司農諧之子也以華辯見稱曾謂收曰霸朝便有二魏收率爾曰以從叔見比便是邪輸之比卿邪輸者故尚書令陳留公繼伯之子

愚癡有名好自入市肆高價買物商賈共所嗤翫收忽以季景方之不遜例多如此收本以文才必望穎脫見知位既不遂求脩國史崔暹為言於文襄曰國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業皆須具載非收不可文襄乃啟收兼散騎常侍脩國史武定二年除正常侍領兼中書侍郎仍脩國史魏帝宴百寮問何故名人日皆莫能知收對曰晉議郎董勛荅問禮俗云正月一日為鷄二日為狗三日為猪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



時邢邵亦在側甚惡焉自魏梁和好書下紙每云想彼  
境內寧靜此率土安和梁後使其書乃去彼字自稱猶  
著此欲示無外之意收定報書云想境內清晏今萬國  
安和梁人復書依以為體後神武入朝靜帝授相國固  
讓令收為啟啟成呈上文襄時侍側神武指收曰此人  
當復為崔光四年神武於西門豹祠宴集謂司馬子如  
曰魏收為史官書吾善惡聞北伐時諸貴常餉史官飲  
食司馬僕射頗曾餉不因共大笑仍謂收曰卿勿見元

康等在吾目下趨走謂吾以為勤勞我後世身名在卿  
手勿謂我不知尋加兼著作郎收昔在京洛輕薄尤甚  
人號云魏收驚蛺蝶文襄曾游東山令給事黃門侍郎  
顥等宴文襄曰魏收恃才無宜適須出其短往復數番  
收忽大唱曰楊遵彥理屈已倒愔從容曰我綽有餘暇  
山立不動若遇當塗恐翩翩遂逝當塗者魏翩翩者蝶  
也文襄先知之大笑稱善文襄又曰向語猶微宜更指  
斥愔應聲曰魏收在并作一篇詩對衆讀訖云打從叔

季景出六百斛米亦不辨此遠近所知非敢妄說文襄  
喜曰我亦先聞衆人皆笑收雖自申雪不復抗拒終身  
病之侯景叛入梁寇南境文襄時在晉陽令收為檄五  
十餘紙不日而就又檄梁朝令送侯景初夜執筆三更  
便了文過七紙文襄善之魏帝曾季秋大射普令賦詩  
收詩末云尺書徵建業折簡召長安文襄壯之顧謂人  
曰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國之光采雅俗文墨通達縱橫  
我亦使子才子昇時有所作至於詞氣並不及之吾或

意有所懷忘而不語語而不盡意有未及收呈草皆以周悉此亦難有又敕兼主客郎接梁使謝琰徐陵侯景既陷梁梁鄱陽王範時為合州刺史文襄敕收以書喻之範得書仍率部伍西上州刺史崔聖念入據其城文襄謂收曰今定一州卿有其力猶恨尺書徵建業未效耳文襄崩文宣如晉陽令與黃門郎崔季舒高德正吏部郎中尉瑾於北第參掌機密轉祕書監兼著作郎又除定州大中正時齊將受禪楊愔奏收置之別館令撰

禪代詔冊諸文遣徐之才守門不聽出天保元年除中書令仍兼著作郎富平縣子二年詔撰魏史四年除魏尹故優以祿力專在史閣不知郡事初帝令羣臣各言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早出魏書故帝使收專其任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署名而已帝敕收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始魏初鄧彥海撰代記十餘卷其後崔浩典史游允程駿李彪崔光李琰之郎知世脩其業浩為編年體彪始分作紀表志傳書猶未出

宣武時命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書至太和十四年又命崔鴻王遵業補續焉下訖孝明事甚委悉濟陰王暉業撰辯宗室錄三十卷收於是與通直常侍房延祐司空司馬辛元植國子博士刁柔裴昂之尚書郎高孝幹專總斟酌以成魏書辯定名稱隨條甄舉又搜採亡遺綴續後事備一代史籍表而上聞之勒成一代大典凡十一紀九十二列傳合一百一十卷五年三月奏上之秋除梁州刺史收以志未成奏請終業許之十一月復

奏十志天象四卷地形三卷律歷二卷禮樂四卷食貨一卷刑罰一卷靈徵二卷官氏二卷釋老一卷凡二十卷續於紀傳合一百三十卷分為十二表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論前後二表一啓皆獨出於收收所引史官恐其陵逼唯取學流先相依附者其房延祐辛元植睦仲讓雖夙涉朝位並非史才刁柔裴昂之以儒業見知全不堪編輯高孝幹以左道求進修史諸人宗祖姻戚多被書錄飾以美言收頗急不甚能平夙有

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初收在神武時為太常少卿脩國史得陽休之助因謝休之曰無以謝德當為卿作佳傳休之父固魏世為北平太守以貪虐為中尉李平所彈獲罪載在魏起居注收書云固為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尔朱榮於魏為賊收以高氏出自尔朱且納榮子金故減其惡而增其善論云若脩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時論既言收著



史不平文宣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子孫共加論討前後投訴百有餘人云遺其家世職位或云其家不見記錄或云妄有非毀收皆隨狀荅之范陽盧斐父同附出族祖玄傳下頓丘李庶家傳稱其本是梁國家人斐庶譏議云史書不直收性急不勝其憤啟誣其欲加屠害帝大怒親自詰責斐曰臣父仕魏位至儀同功業顯著名聞天下與收無親遂不立傳博陵崔綽位至本郡功曹更無事迹是收外親乃為首傳收曰綽雖無位道義

可嘉所以合傳帝曰卿何由知其好人收曰高允曾為  
綽讚稱有道德帝曰司空才士為人作讚正應稱揚亦  
如卿為人作文章道其好者豈能皆實收無以對戰慄  
而已但帝先重收才不欲加罪時太原王松年亦謗史  
及斐庶並獲罪各被鞭配甲坊或因以致死盧思道亦  
抵罪然猶以羣口沸騰救魏史且勿施行令羣官博議  
聽有家事者入署不實者陳牒於是衆口誼然號為穢  
史投牒者相次收無以抗之時左僕射楊愔右僕射高

德正二人勢傾朝野與收皆親收遂為其家並作傳二人不欲言史不實抑塞訴辭終文宣世更不重論又尚書陸操嘗謂愔曰魏收魏書可謂博物宏才有大功於魏室愔嘗謂收曰此謂不刊之書傳之萬古但恨論及諸家枝葉親姻過為繁碎與舊史體例不同耳收曰往因中原喪亂人士譜牒遺逸畧盡是以具書其枝派望公觀過知仁以免尤責八年夏除太子少傅監國史復參脩律令三臺成文宣曰臺成須有賦愔先以告收收

上皇居新殿臺賦其文甚壯麗時所作者自邢邵已下咸不逮焉收上賦前數日乃告邢邵邵後告人曰收甚惡人不早言之帝曾游東山敕收作詔宣揚威德譬喻關西俄頃而訖辭理宏壯帝對百寮大嗟賞之仍兼太子詹事收娶其舅女崔之妹產一女無子魏太常劉芳孫女中書郎崔肇師女夫家坐事帝並賜收為妻時人比之賈充置左右夫人然無子後病甚恐身後嫡媵不平乃放二姬及疾瘳追憶作懷離賦以申意文宣每以

酣宴之次云太子性懦宗社事重終當傳位常山收謂楊惛曰古人云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至尊三爵後每言傳位常山令臣下疑貳疑貳若實便須決行若戲此言魏收既忝師傅正當守之以死但恐國家不安惛以收言奏帝自此便止帝數宴喜收每預侍從皇太子之納鄭良娣也有司備設牢饌帝既酣飲起而自毀覆之仍詔收曰知我意不收曰臣愚謂良娣既東宮之妾理不須牢仰惟聖懷緣此毀去帝大笑握收手曰卿知

我意安德王延宗納趙郡李祖收女為妃後帝幸李宅宴而妃母宋氏薦二石榴於帝前問諸人莫知其意帝投之收曰石榴房中多子王新婚妃母欲子孫衆多帝大喜詔收卿還將來仍賜收美錦二疋十年除儀同三司帝在宴席口敕以為中書監命中書郎李愔於樹下造詔愔以收一代盛才難於率爾久而未訖比成帝已醉醒遂不重言愔仍不奏事竟寢及帝崩於晉陽驛召收及中山太守陽休之參議吉凶之禮并掌詔誥仍除

侍中遷太常卿文宣謚及廟號陵名皆收議也及孝昭  
居中宰事命收禁中為諸詔文積日不出轉中書監皇  
建元年除兼侍中右光祿大夫仍儀同監史收先副王  
昕使梁不相協睦時昕弟晞親密而孝昭別令休之無  
中書在晉陽典誥詔收留在鄴蓋晞所為收大不平謂  
太子舍人盧詢祖曰若使卿作文誥我亦不言又除祖  
珽為著作郎欲以代收司空主簿李彙文詞士也聞而  
告人曰詔誥悉歸陽子烈著作復遣祖孝徵文史頓失

恐魏公發背於時詔議二王三恪收執王肅杜預義以  
元司馬氏為二王通曹備三恪詔諸禮學之官皆執鄭  
玄五代之議孝昭后姓元議恪不欲廣及故議從收又  
除兼太子少傅解侍中帝以魏史未行詔收更加研審  
收奉詔頗有改正及詔行魏史收以為直置祕閣外人  
無由得見於是命送一本付并省一本付鄴下任人寫  
之太寧元年加開府河清二年兼右僕射時武成酣飲  
終日朝事專委侍中高元海凡庸不堪大任以收才名



振俗都官尚書畢義雲長於斷割乃虛心倚仗收畏避不能匡救為議者所譏帝於華林別起玄洲苑備山水臺觀之麗詔於閣上畫收其見重如此始收比溫子昇邢邵稍為後進邵既被疎出子昇以罪死收遂大被任用獨步一時議論更相訾毀各有朋黨收每議陋邢文邵又云江南任昉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乃曰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黃門郎顏之推以二

公意問僕射祖珽珽荅曰見邢魏之臧不即是任沈之  
優劣收以溫子昇全不作賦邢雖有一兩首又非所長  
常云會須能作賦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志自許此  
外更同兒戲自武定二年以後國家大事詔命軍國文  
詞皆收所作每有警急受詔立成或時中使催促收筆  
下有同宿構敏速之工邢溫所不逮也其參議典禮與  
邢相埒既而趙郡公增年獲免收知而過之事發除名  
其年又以託附陳使封孝琰牒令其門客與行遇崑崙

舶至得奇貨果然襍表美玉盈尺等數十件罪當流以  
贖論三年起除清郡尹尋遣黃門郎元文遙敕收曰卿  
舊人事我家最久前者之罪情在可恕比令卿為尹非  
謂美授但初起卿斟酌如此朕豈可用卿之才而忘卿  
身待至十月當還卿開府天統元年除左光祿大夫二  
年行齊州刺史尋為真收以子姪年少申以戒厲著枕  
中篇其詞曰吾曾覽管子之書其言曰任之重者莫如  
身途之畏者莫如口期之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途

至遠期惟君子為能及矣追而味之喟然長息若夫岳  
立而重有潛戴而不傾山藏稱固亦趨負而不停呂梁  
獨浚能行歌而匪惕焦原作險或削踵而不驚九陔方  
集故眇然而迅舉五紀當定想宵乎而上征苟任重也  
有度則任之而愈固乘危也有術蓋乘之而靡恤彼期  
遠而能通果應之而可必豈神理之獨爾亦人事其如  
一嗚呼處天壤之間勞死生之地攻之以嗜欲牽之以  
名利梁肉不期而共臻珠玉無足而俱致於是乎驕奢

仍作危亡旋至然則上智大賢惟幾惟哲或出或處不  
常其時其舒也濟世成務其卷也聲銷迹滅玉帛子女  
椒蘭律呂諛諛無所先稱肉度骨膏唇挑舌怨惡莫之  
先勲名共山河同久志業與金石比堅斯益厚棟不撓  
游刃砉然逮於厥德不常喪其金璞馳騫人世鼓動流  
俗挾湯日而謂寒包溪壑而未足源不清而流濁表不  
端而影曲嗟乎膠漆詎堅寒暑甚促反利而成害化榮  
而就辱欣戚更来得喪仍續至有身禦魑魅魂沉狴獄

詎非足力不强迷在當局孰可謂車戒前傾人師先覺  
聞諸君子雅道之士游遨經術厭飫文史筆有奇鋒談  
有勝理孝悌之至神明通矣審道而行量路而止自我  
及物先人後已情無繫於榮悴心靡滯於愠喜不養望  
於丘壑不待價於城市言行相顧慎終猶始有一於斯  
鬱為羽儀恪居展事知無不為或左或右則髦士攸宜  
無悔無吝故高而不危異乎勇進忘退苟得患失射千  
金之產徼萬鍾之秩投烈風之門趣炎火之室載蹶而

墜其貽宴或蹲乃喪其貞吉可不畏歟可不戒歟門有  
倚禍事不可不密牆有伏寇言不可而失宜諦其言宜  
端其行言之不善行之不正鬼執強梁人囚徑廷幽奪  
其魄明天其命不服非法不行非道公鼎為已信私玉  
非身寶過涅為紺踰藍作青持繩視直置水觀平時然  
後取未若無欲知止知足庶免於辱是以為必察其幾  
舉必慎於微知幾慮微斯亡則稀既察且慎福祿攸歸  
昔蘧瑗識四十九非顏子隣幾三月不違跬步無已至

於千里覆蕢而進及於萬仞故云行遠自卑可大可久  
與世推移月滿如規後夜則虧槿榮於枝望暮而萎夫  
奚益而不損孰有損而不害益不欲多利不欲大唯居  
德者畏其甚體真者懼其大道尊則羣謗集任重而衆  
怨會其達也則尼父栖遑其忠也而周公狼狽無曰人  
之我狹在我不可而覆無曰人之我厚在我不可而咎  
如山之大無不有也如谷之虛無不受也能剛能柔重  
可負也能信能順險可走也能智能愚期可久也周廟



之人三緘其口漏卮在前歌器留後俾諸來裔傳之坐  
右其後羣臣多言魏史不實武成復敕更審收又廻換  
遂為盧同立傳崔綽反更附出楊愔家傳本云有魏以  
來一門而已至是加此八字又先云弘農華陰人乃改  
自云弘農以配王慧龍自云太原人此其失也尋除開  
府中書監武成崩未發喪在內諸公以後主即位有年  
疑於赦令諸公引收訪焉收固執宜有恩澤乃從之掌  
詔誥除尚書右僕射總議監五禮事位特進收奏請趙

彥深和士開徐之才共監先以告士開士開驚辭以不  
學收曰天下事皆由王五禮非王不決士開謝而許之  
多引文士令執筆儒者馬敬德熊安生權會實主之武  
平三年薨贈司空尚書左僕射諡文貞有集七十卷收  
碩學大才然性褊不能達命體道見當塗貴游每以言  
色相悅然提獎後輩以名行為先浮華輕險之徒雖有  
才能弗重也初河間邢子才子明及李景與收並以文  
章顯世稱大邢小魏言尤俊也收少子才十歲子才每

曰佛助寮人之偉後收稍與子才爭名文宣貶子才曰  
爾才不及魏收收益得志自序云先稱溫邢後曰邢魏  
然收內陋邢心不許也收既輕疾好聲樂善胡舞文宣  
末數於東山與諸優為獼猴與狗鬪帝寵狎之收外兄  
博陵崔巖嘗以雙聲嘲收曰遇魏收衰曰愚魏魏荅曰  
顏巖腥瘦是誰所生羊頤狗頰頭團鼻平飯房簞籠著  
孔嘲玗其辯捷不拘若是既緣史筆多憾於人齊亡之  
歲收家被發棄其骨於外先養弟子仁表為嗣位至尚

書膳部郎中隋開皇中卒於溫縣令子建族子惇字仲讓容貌魁偉性通率永安末除安東將軍光祿大夫介朱仲遠鎮東郡以事捕惇遇出外執惇兄子肩而去惇聞哭曰若害肩寧無吾也乃見仲遠叩頭曰家事在惇肩何知也乞以身罪仲遠義而捨之天平中拜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卒惇叔偃字盤蚪有當世幹用位驍騎將軍性浮動晚乃曲附高肇彭城王勰之死也偃構成其事為時所惡子質字懷素幼有立志年十四啓母求就

徐遵明受業母以其年幼不許質遂密將一奴遠赴徐  
學留書一紙置所臥牀內外見之相視悲歎五六年中  
便通諸經大義自學言歸生徒輻湊皆同衣食情若兄  
弟後避葛榮難客居趙國飛龍山為亂賊所害士友傷  
惜之興和二年侍中李儁祕書監常景等三十二人申  
辭於尚書為請贈諡事下太常博士考行諡曰貞烈先  
生

魏長賢收之族叔也祖釗本名顯義字弘理魏世祖賜

名仍命以顯義為字雅性俊辯博涉羣書有當世才兼  
資文武知名梁楚淮泗之間世祖南伐聞而召之既至  
與語大悅謂釗曰今我此行是卿建功之日勉之勿憂  
不富貴也授內都直侍左右師次淮南諸城未有下者  
釗乃進曰陛下百萬之軍風行電掃攻城略地所向無  
前雖有智者莫能為計然而師次淮南已經累日義陽  
諸城猶敢拒守此非不懼亡滅自謂必可保全也但陛  
下卒徒果銳殺掠尚多人皆畏威未甚懷惠恐一旦降

下妻子不全所以遲疑未肯先發臣請間入城內見其  
豪右宣達聖心示以誠信必當大小相率面縛請罪陛  
下拔其英楚因而任之此外諸城可不勞兵而自定世  
祖大喜曰所以召卿本為是耳卿今所言副吾所望劍  
遂夜入城中示以危亡之期開以生全之路城中大小  
欣悅明旦開門出降自此而南望塵款附世祖謂劍曰  
卿之一言踰於十萬之師揚我信義播於四表實卿一  
人之力即授義陽太守陵江將軍又令劍與諸將統兵

討襲所當無不摧破軍中服其勇敢世祖益喜謂羣臣  
曰中國士人吾拔擢咸盡文武膽畧未有若釗儔加授  
建忠將軍追贈其父處順州刺史時經畧江左方大用  
之遇風疾發動頻降醫藥竟不痊復卒時年六十四父  
彥字惠卿博學善屬文趙郡王幹辟開府參軍廣陵王  
羽辟記室並不行陳留公李崇甚重之引為鎮西參軍  
事崇討叛氐陽靈珍叛蠻魯北鷁又請為記室參軍中  
山王英討淮南又請為記室參軍軍還求為著作郎思



樹不朽之業以晉書作者多家體制繁雜欲正其紕繆  
刪其遊辭勒成一家之典俄而彭城王聞李崇稱之復  
請為掾兼知主客郎中書遂不成王遇害退歸田里清  
河王復引為諮議王勢高名重深為權倖所疾恐罹其  
禍固辭以疾肅宗初拜驃騎長史尋轉光州刺史年六  
十八卒兄伯肩之歸也留長賢與弟德振使宦學於洛  
中孝靜北遷亦徙居鄴博涉經史詞藻清華舉秀才除  
汝南王悅參軍事入齊平陽王淹辟為法曹參軍轉著

作佐郎更撰晉書欲還成先志河清中上書譏刺時政  
大忤權倖為上黨屯留令親故以長賢不相時而動或  
為書以相規責長賢復書曰日者惠書義高旨遠誨僕  
以自求諸已思不出位國之大事君與執政所圖又謂  
僕祿不足以代耕位不登於執戟干非其議自貽悔咎  
勤勤懇懇誠見故人之心靜言再思無忘寤寐僕雖固  
陋亦嘗奉教於君子矣以為士之立身其路不一故有  
負鼎俎以趨世隱漁釣以待時操築傅巖之下取履圮

橋之上者矣或有釋賃車以匡霸業委挽輅以定王基  
由斬祛以見禮因射鉤而受相者矣或有三黜不移屈  
身以直道九死不悔甘心於苦節者矣皆奮於泥滓自  
致青雲雖事有萬殊而理終一致權其大要歸乎忠孝  
而已矣夫孝則竭力所生忠則致身所事未有孝而遺  
其親忠而後其君者也僕自射策金馬記言麟閣寒暑  
迭運五稔於茲不能勒成一家潤色鴻業善述人事功  
既闕如顯親揚名邈焉無冀每一念之曷云其已自頃

王室板蕩彞倫攸斁大臣持祿而莫諫小臣畏罪而不  
言虛痛朝危空哀主辱匪躬之故徒聞其語有犯無隱  
未見其人此梅福所以獻書朱雲所以請劍者也抑又  
聞之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女不懷歸而悲太子之  
少況僕之先人世傳儒業訓僕以為子之道厲僕以事  
君之節今僕之委質有年世矣安可自同於匹庶取笑  
於兒女子哉是以腸一夕而九回心終朝而百慮懼當  
年之不立恥沒世而無聞慷慨懷古自強不息庶幾伯

夷之風以立懦夫之志吾子又謂僕干進務入不畏友  
朋居下訕上欲益反損僕誠不敏以貽吾子之羞默默  
苟容又非生平之意故願得鋤彼草茅逐茲鳥雀去一  
惡樹一善不違先旨以沒九泉求仁得仁其誰敢怨但  
言與不言在我用與不用在時若國道方屯時不我與  
以忠獲罪以信見疑貝錦成章青蠅變色良田敗於邪  
徑黃金鑠於衆口窮達運也其如命何吾子忠告之言  
敢不敬承嘉惠然則僕之所懷未可一二為俗人道也

投筆而已夫復何言是出也人皆為之怏怏而長賢處之怡然不屑懷抱識者以此多焉武平中辭疾去職終於齊代不復出仕周武平齊搜揚才俊辟書屢降固以疾辭卒年七十四貞觀中贈定州刺史子徵

魏季景收族叔也父鸞字雙和為魏文賜名有器幹體貌魁偉以有容儀為奉車都尉曾升輅車觸毀金翼斂容請罪帝笑曰卿體貌過人素不便習何足懼也車駕南征漢陽除鸞統軍帝歷幸其營嘆賞之及在馬圈不

豫敕兼武衛將軍領宿衛左右景明中六輔之廢鸞頗預其事後除光州刺史更滿還朝卒諡曰夷子季景少孤清苦自立博學有文才弱冠有名京師時邢子明稱有才學始與子才相侔季景與收相亞洛中號兩邢二魏莊帝時為中書侍郎普泰中為尚書右丞季景善附會宰要當朝必先事其左右尔朱世隆特賞愛之於時才名甚盛頗過其實太昌中位給事黃門侍郎甚見信待除定州大中正孝武帝釋奠季景與溫子昇李業興

竇瑗等俱為擿句天平初因遷都遂居栢人西山內懷  
憂悔乃為擇居賦元象初兼給事黃門侍郎後兼散騎  
常侍使梁還歷大司農卿魏郡尹卒家無餘財遺命薄  
葬贈散騎常侍衛尉卿所著文筆二百餘篇子澹知名  
澹字彥深年十五而孤專精好學高才善屬文仕齊殿  
中侍御史預修五禮及撰御覽除殿中郎中書舍人與  
李德林脩國史入周為納言中士隋初為行臺禮部侍  
郎尋為聘陳使主還除太子舍人廢太子勇深禮之令



注庾信集撰笑苑世稱博物遷著作郎仍為太子學士  
帝以魏收所撰後魏書褒貶失實平繪為中興書事不  
倫序詔澹別成魏史澹自道武下及恭帝為十二紀七  
十八列傳別為史論及例各一卷合九十二卷義例與  
魏收多所不同其一曰臣聞天子者繼天立稱終始絕  
名故穀梁傳太上不名曲禮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  
諸侯尚不生名況天子乎若為太子必須書名良由子  
者對父生稱父前子名禮之意也至如馬遷周之太子

並皆言名漢之儲兩俱沒其諱以尊漢卑周臣子之意也竊謂雖立此理恐非其義何者春秋禮記太子必書名天王不言出此仲尼之褒貶皇王之稱謂非當時與異代遂為優劣也班固范曄陳壽王隱沈約參差不同尊卑失序至於魏收諱儲君之名書天子之字過又甚焉今所撰諱皇帝名書太子字欲尊君卑臣依春秋之義二曰魏氏平文以前部落之君長耳太祖遠追二十八帝並極崇高違堯舜憲章越周公典禮但道武出自

結繩未師典誥當須南董直筆裁而正之反更飾非豈  
是觀過但力微天女所誕靈異絕世尊為始祖得禮之  
宜平文昭成雄據塞表英風漸盛圖南之業基自此始  
長孫斤之亂也兵交御坐太子授命昭成獲免道武此  
時后緡方娠宗廟復存社稷有主大功大孝實在獻明  
此之三世稱謚可也自茲以外未之敢聞其三曰幽王  
死於驪山厲王出奔於琕未嘗隱諱直筆書之欲以勸  
善懲惡詒誡將來如太武獻文並遭非命前史立紀不

異天年言論之間頗露首尾殺主害君莫知姓名逆臣賊子何所懼哉今分明直書不敢回避四曰自晉德不競宇宙分崩或帝或王各自署置其生畧如敵國書死便同庶人凡處華夏之地者皆書曰卒同之吳楚澹又以為司馬遷創立紀傳已來述者非一人無善惡皆為立論計在身行迹具在正書事既無奇不足懲勸再述乍同銘頌重叙唯覺繁文案丘明亞聖之才發揚聖旨言君子曰者無非甚泰其間尋常直言而已今所撰史

竊有慕焉可為勸戒者論其得失其無益者所不論也  
上覽而善之未幾而卒有集三十卷子罕言澹弟彥玄  
位洧州司馬子滿行

魏蘭根字蘭根收族叔也父伯成中山太守蘭根身長  
八尺儀貌奇偉博學高才機警有識悟起家北海王國  
侍郎母憂居喪有孝稱將葬常山郡境先有董卓祠祠  
有栢樹蘭根以卓凶逆不應遺祠至今乃啓刺史請伐  
為椁左右人言有靈蘭根了無疑懼父喪廬於墓側負

土成墳憂毀殆於滅性正光末尚書令李崇為大都督  
討蠕蠕以蘭根為長史因說崇曰緣邊諸鎮控攝長遠  
昔時初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肺  
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乖實號曰府戶役同廝養  
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宗舊類各各榮顯顧瞻彼此  
理當憤怨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為平  
人入仕次第一準其舊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  
崇以奏聞事寢不報孝昌初為岐州刺史從行臺蕭寶

黃討破宛川俘其人為奴婢以美女十人賞蘭根蘭根  
辭曰此縣介於強虜故成背叛今當恤其飢寒奈何並  
充僕隸於是盡以歸其父兄部內麥多五穗隣州田鼠  
為災犬牙不入其境及蕭寶夤敗於涇州岐州人囚蘭  
根降賊寶夤兵威復振城人復斬賊刺史侯莫陳仲和  
推蘭根復任朝廷以蘭根得西土人心加都督涇岐東  
秦南岐四州諸軍事兼四州行臺尚書孝昌末河北流  
人南度以蘭根兼尚書使齊濟二兗四州安撫并置郡

縣蘭根甥邢杲反於青光間復詔蘭根慰勞杲不下仍  
隨元天穆討之還拜中書令莊帝之將誅尔朱榮蘭根  
泄之於兄子周達周達告尔朱世隆及榮死蘭根憂不  
知所出時應詔王道習見信於莊帝蘭根乃託附之求  
出立功乃兼尚書右僕射河北行臺定州率募鄉曲欲  
防井陘為榮將侯深所敗走依勃海高乾屬乾兄弟義  
舉因在中山神武以宿望深禮之中興初為尚書右僕  
射神武將入洛陽時廢立未決令蘭根察節閔帝帝神



采高明蘭根恐於後難測遂與高乾兄弟及黃門侍郎  
崔陵同請神武不得已遂立武帝太昌初加侍中開府  
儀同三司鉅鹿縣侯啓授兄子周達蘭根既預勳業位  
居端副始叙復岐州勳封永興侯高乾之死蘭根懼以  
病免天平初言病篤以開府儀同歸本鄉門施行馬武  
定三年薨贈司徒公諡曰文宣長子相如襲爵相如性  
亢直有文藻與族兄愷齊名雅為當時所貴早卒孝昭  
時佐命功臣配饗不及蘭根次子敬仲表訴竟不允敬

仲以才器稱卒於章武太守子餉字孝衡幼孤學涉有時譽居喪以孝聞隋饒州司倉參軍事子景義景禮並有才行鄉人呼為雙鳳早卒敬仲弟少政位至洛州刺史子孝該孝幾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文宣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時帝已失德朝廷為之懼愷容色坦然帝曰死與長史任卿所擇荅曰能殺臣者陛下不受長史者愚臣帝謂楊愔曰何慮無人苦用此漢放還永不須收由是積年沉廢後遇愔於路微自陳

惜云咸由中旨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  
岳公豈得言不知楊愔欣然曰此言極為簡要數日除  
霍州刺史在職有政理後卒於膠州刺史

論曰伯起少頗疎放不拘行檢及折節讀書鬱為偉器  
學博今古才極從橫體物之旨尤為富贍足以入相如  
之室游尼父之門勒成魏籍追蹤班馬婉而有則繁而  
不蕪持論序言鈎深致遠但意存實錄好抵陰私至於  
親故之家一無所說不平之議見於斯矣王松年李庶

等並論正家門未為謗議遂憑附時宰鼓動淫刑庶因  
鞭撻而終此公之失德長賢思樹風聲抗言昏俗有朱  
子游之風李景父子雅業相傳抑弓冶之義蘭根道冠  
時英功參霸業亦一代之偉人也

北史卷五十六

北史卷五十六考證

魏收傳○查魏書列女傳及所補序傳并齊書收傳多有與本傳不合處

梁州刺史傅豎眼子故中心以為愧○故魏書作敬和蓋豎眼子之名而此訛為故耳

收有賤生弟仲同先未齒錄○未監本訛求今改從魏書

時孝武內有閒隙○孝武下魏書齊書俱有猜忌神武

四字

然收常所欺忽李景○所魏書齊書俱無之

文襄曰魏收恃才無宜適須出其短○齊書作魏收恃才使氣卿須出其短

其後崔浩典史游允程駿李彪崔光李琰之郎知世修其業○郎知二字魏書作徒

收頗急不甚能平○一本收字下有性字

稱肉度骨膏唇挑舌怨惡莫之先○監本膏字下脫唇

字古字訛古字之先二字訛不字直不成文今據齊書改正

昔蘧瑗識四十九非顏子隣幾三月不違○齊書無隣字

收曰天下事皆由王○監本脫王字今從南本增正

魏長賢傳思樹不朽之業○朽監本訛朽今改正

蘭根傳從行臺蕭寶夤討破宛川○川齊書作州

因在中山神武以宿望深禮之○因監本訛固今從齊

書改正又一本神武下有至字

位至洛州刺史○洛監本訛落今改正

北史卷五十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卷五十七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四十五

周宗室

邵惠公顥

子什肥  
叱羅協

導  
馮遣

杞簡公連

莒莊公洛生

虞國公仲

廣川公測

弟深  
深子孝伯

東平公神舉

弟慶

邵惠公顥周文帝之長兄也德皇帝娶樂浪王氏是為德皇后生顥性至孝居德皇后喪哀毀過禮德皇帝與衛可瓌戰墜馬顥與數騎奔救乃免顥遂戰歿保定初追贈大冢宰封邵國公諡曰惠三子什肥導護

什肥事母以孝聞文帝入關不能離母遂留晉陽文帝定秦隴什肥為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冢宰襲爵邵國公諡曰景子胄嗣胄少孤頗有幹畧景公之見害以年幼下蠶室保定初詔以晉公護子會紹景

公封天和中與齊通好胄歸襲爵邵國公及隋文帝輔政胄為榮州刺史舉兵應尉遲迥為清河公楊素所殺國除會字乾仁胄至自齊改封譚國公後與護同誅建德三年追復封爵常武公

導字菩薩少雄豪初與諸父在葛榮中榮敗遷晉陽與文帝隨賀拔岳入關常從征伐文帝討侯莫陳悅導追斬之牽屯山以功封饒陽縣伯及魏文帝東征留導為華州刺史既而趙青雀于伏德慕容思慶等作亂導禽

伏德斬思慶屯渭橋會文帝軍及事平進爵章武郡公  
加侍中及高仲密以北豫州降文帝東征復以導為大  
都督行華州刺史甚得守扞之方及大軍不利東魏追  
至稠桑知關中有備乃退侯景來附詔徵隴右大都督  
獨孤信東下令導代信為秦州刺史大都督十五州諸  
軍事及齊氏稱帝文帝討之魏文帝遣齊王廓鎮隴右  
徵導拜大將軍大都督二十三州諸軍事屯咸陽大軍  
還乃旋舊鎮導性寬明善撫御文帝每出征導恒居守

深為吏人所附朝廷重之薨於上邽魏帝遣侍中漁陽王綱監護喪事贈尚書令諡曰孝朝議以導撫和西戎威恩顯著欲令世鎮隴右以彰厥德乃葬上邽城西無疆原華戎會葬者萬餘人奠祭於路悲號振野皆曰我君捨我乎大小相與負土成墳高五十餘尺周回八十餘步為官司所止然後泣辭而去天和五年重贈太師柱國公導五子廣亮翼椿衆亮椿出後於杞

廣字乾歸少方嚴好文學武成初位大將軍梁州總管

進封蔡國公累遷秦州刺史總管十三州諸軍事性明  
察善撫綏人庶畏悅之時晉公護諸子及廣弟杞公亮  
等侈靡踰制廣獨率禮又折節待士朝野稱焉曾侍於  
武帝所食瓜美持以奉進帝悅之廣以晉公護擅權勸  
令挹損護不能納後除陝州總管以病免及孝公追封  
幽國公詔廣襲爵初廣母李氏以患憂而成疾遂歿廣  
居喪加篤乃以毀薨世稱母為廣病廣為母死慈孝之  
道極於一門武帝素服親臨其故吏儀同李克信等上

表褒述申其宿志庶存儉約詔曰昔河間才藻追叙於  
中尉東海謙約見稱於身後可斟酌前典率由舊章使  
易簀之言得申遺志黜殯之請無虧令終於是贈本官  
加太保隴右十四州諸軍事秦州刺史諡曰文葬於隴  
右所司一遵儉約之典子洽嗣隋文輔政被害國除翼  
字乾宜封西陽郡公早薨諡曰昭無子以杞公亮子溫  
嗣後坐亮反誅國除衆字乾道少不慧封天水郡公為  
隋文所誅

護字薩保幼方正有志度特為德皇帝所愛文帝之入關以年小不從普泰初始自晉陽至平涼時年十七文帝諸子並幼遂委以家務內外無不嚴肅文帝歎之以為類已及臨夏州留護事賀拔岳岳被害文帝至平涼以護為都督從破侯莫陳悅後以迎魏帝功封水池縣伯從文帝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並有功芒山之役為敵人所圍賴都督侯伏龍恩救乃免坐免官尋復本位大統十三年進封中山公十五年遷大將軍與



于謹征江陵進兵徑至江陵城下以待大軍至圍而尅之師還護又討平襄陽蠻帥向天保等萬餘落初行六官拜司空文帝西巡至牽屯山遇疾召護至涇州見文帝帝曰吾形容若此必不濟諸子幼天下事以屬汝護涕泣奉命行至雲陽文帝崩護秘之至長安乃發喪時嗣子冲幼強寇在近人情不安護綱紀內外撫循文武衆心乃定先是文帝常云我得胡力當時莫曉其指時人以護字當之尋拜柱國文帝山陵畢護以天命有歸

遣諷魏帝以禪代事孝閔踐阼拜大司馬封晉國公邑萬戶趙貴獨孤信等將謀襲護護因貴入朝執之黨與皆伏誅拜大冢宰時司會李植軍司馬孫恒等密要宮伯乙弗鳳張光洛賀拔提元進等為腹心說帝言護不守臣節宜圖之帝然之數將武士於後園為執縛勢護微知之出植為梁州恒為同州欲遏其謀後帝思植等每欲召之護諫曰天下至親不過兄弟若兄弟自構嫌隙他人何易可親但恐除臣後姦回得逞其欲非唯不

利陛下亦危社稷因泣涕久之乃止帝猶猜鳳等益懼  
密謀滋甚遂尅日將誅護光洛告護護乃召柱國賀蘭  
祥小司馬尉遲綱等以鳳謀告之祥並勸廢帝時綱總  
領禁兵護乃遣綱入宮召鳳等議事以次執送護第因  
罷散宿衛兵遣祥逼帝幽於舊邸於是召公卿畢集護  
第護曰先王勤勞王業三十餘年寇賊未平奄棄萬國  
寡人地則猶子親受顧命以畧陽公既居正嫡與公等  
立而奉之草魏興周為四海主自即位已來荒淫無度

昵近羣小疎忌骨肉大臣重將咸欲誅夷若此謀遂行  
社稷必致傾覆寡人若死將何面目以見先王今日寧  
負畧陽公豈可負社稷寧都公年德兼茂仁孝聖慈今  
欲廢昏立明公等以為何如羣公咸曰此公之家事敢  
不唯命是聽於是斬鳳等於門外并誅植恒尋弒帝迎  
明帝於岐州而立之二年拜太師賜路車冕服封子至  
為崇業郡公初改雍州刺史為牧以護為之并賜金石  
之樂武成元年護上表歸政帝許之軍國大事尚委於

護帝性聰睿有識量護深憚之有李安者本以鼎俎得寵於護擢為膳部下大夫至是護令安自因進食加毒帝遂崩護立武帝百官總已以聽護自文帝為丞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文帝崩後皆受護處分凡所徵發非護書不行護第屯兵禁衛盛於宮闕事無巨細皆先斷後聞保定元年以護為都督中外諸軍事令五府總於天官或有希護旨者云周公德重魯立文王之廟以護功比周公宜用此禮於是詔於同州晉國第立德

皇帝別廟使護祭焉三年詔自今詔誥及百司文書並不得稱公名以彰殊禮護抗表固讓初文帝創業即與突厥和親謀為掎角共圖高氏是年乃遣柱國楊忠與突厥東伐破齊長城至并州而還期後年更舉南北相應齊主大懼先是護母閭與皇第四姑及諸戚屬並沒齊皆被幽繫護居宰相後每遣間使尋求莫知音息至是並許還朝且請和好四年皇姑先至齊主以護權重乃留其母以為後圖仍令人為閭作書與護曰吾念十

九入汝家今以八十矣凡生汝輩三男二女今日目下  
不覩一人興言及此悲纏肌骨賴皇齊恩卹差安衰暮  
又得與汝楊氏姑及汝叔母紇干汝嫂劉及汝新婦等  
同居頗以自適但為微有耳疾大語方間行動飲食幸  
無多損汝與吾別之時年尚幼小以前家事或不委曲  
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第二屬兔汝身屬蛇  
鮮于脩禮起日吾合家大小先在博陵郡住相將欲向  
左入城至唐河北被定州官軍打敗汝祖及第二叔時

俱戰亡叔母賀拔及兒元寶汝叔母紇干及兒菩提并  
吾與汝六人同被禽捉入定城未幾聞將吾及汝送與  
元寶掌賀拔紇干各別分散寶掌軍營在唐城內經停  
二日寶掌所掠得男夫女婦可六七千人悉送向京吾  
時與汝同被送限至定州城南夜宿同鄉人姬庫根家  
蠕蠕奴望見鮮于脩禮營火語吾云我今走向本軍既  
至營遂告吾輩在此明日日出汝叔將兵邀截吾及汝  
等還得向營汝時年十二共吾並乘馬隨軍可不記此



事由緣也後吾共汝在壽陽任時元寶菩隄及汝姑兒  
賀蘭盛洛并汝身四人同學博士姓成為人嚴惡汝等  
四人謀欲加害吾共汝叔母聞知各捉其兒打之唯盛  
洛無母獨不被打後尔朱天柱亡歲賀拔阿斗泥在關  
西遣人迎家累汝叔亦遣奴來富迎汝及盛洛等汝時  
着緋綾袍銀裝帶盛洛着紫織成纈通身黃綾裏並乘  
騾同去盛洛小於汝三人並喚吾作阿摩敦如此之事  
當分明記之今又寄汝小時所着錦袍表一領至宜檢

看知吾含悲抱戚多歷年紀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  
何罪與汝分隔今復何福還望見汝世間所有求皆可  
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貴極公王富過山海有一  
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暫見不  
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飢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盛  
光耀世間汝何用為於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既不得  
申其供養事往何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唯繫於汝戴  
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楊氏姑今雖炎

暑猶能先發關河阻遠隔絕多年書依常體慮汝致惑  
是以每存款實兼亦載吾姓名當識此理勿以為怪護  
性至孝得書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報書云區宇分  
崩遭遇災禍違離膝下三十五年受形稟氣皆知母子  
誰知薩保如此不孝宿殃積戾唯應賜鍾豈悟網羅上  
嬰慈母但立身立行不負一物神明有識宜先哀憐而  
子為公侯母為俘隸熱不見母熱寒不見母寒衣不知  
有無食不知飢飽泥如天地之外無由暫聞晝夜悲號

繼之以血分懷冤酷終此一生死若有知冀奉見於泉  
下耳不謂齊朝解綢惠以德音摩敦四姑並許哀放初  
聞此旨覓爽飛越號天叩地不能自勝四姑即蒙禮送  
平安入境以今月十八日於河東拜見遙奉顏色崩慟  
肝腸但離絕多年存亡阻隔相見之始口不忍言唯叙  
齊朝寬弘每存大德云與摩敦雖處宮禁常蒙優禮今  
者來鄴恩遇彌隆重降矜哀聽許摩敦垂救曲盡悲酷  
備述家事伏讀未周五情屠割書中所道無一事敢忘

摩敦年尊又加憂苦常謂寢食貶損或多遺漏伏奉論  
述次第分明一則以悲一則以喜當鄉里被敗之日薩  
保年以十歲鄰曲舊事猶自記憶况家門禍難親戚流  
離奉辭時節先後慈訓刻骨常纏心府天長喪亂  
四海橫流太祖乘時齊朝撫運兩河三輔各遇神機源  
其事迹非相負背太祖升遐未定薩保屬當猶子之長  
親受顧命雖身居重任職當憂責至於歲時稱慶子孫  
在庭顧視悲摧心情斷絕胡顏履戴負媿神明齊朝霈

然之恩既已霑洽愛敬之至施及傍人草木有心禽魚  
感澤況在人倫而不銘戴有國有家信義為本伏度來  
期已應有日一得奉見慈顏永畢生願生死肉骨豈過  
今恩負山戴岳未足勝荷二國分隔理無書信主上以  
彼朝不絕母子之恩亦賜許奉荅不期今日得通家問  
伏紙嗚咽言不宣心蒙寄薩保別時所留錦袍表年歲  
雖久宛然猶識抱此悲泣至於拜見事歸忍死知復何  
心齊朝不即發遣更令重與護書要護重報護復書往

返至於再三而母竟不至朝議以其失信令有司移齊  
移未送而母至舉朝慶悅大赦天下護與母睽隔多年  
一朝聚集凡所資奉窮極華盛每四時伏臘武帝率諸  
親戚行家人禮稱觴上壽榮貴之極振古未聞是年突  
厥復率衆赴朝護以齊氏初送國親未欲即行復慮失  
信蕃夷不得已遂請東征九月詔徵二十四軍及左右  
廂散隸秦隴巴蜀兵諸蕃國衆二十萬人十月帝於廟  
庭授護斧鉞出軍至潼關乃遣柱國尉遲迥為前鋒大

將軍權景宣率山南兵出豫州少師楊標出軹關護連營漸進屯軍弘農迥圍洛陽柱國齊王憲鄭公達奚武等營芒山護性無戎畧此行又非本心故師出雖久無所克獲以無功與諸將稽首請罪帝弗之責天和二年護母薨尋詔起令視事五年詔賜護軒懸之樂六佾之舞護性甚寬和然暗於大體自恃建立功久當權軸所任皆非其人兼諸子貪殘僚屬縱溢莫不蠹政害人帝以其暴慢密與衛王直圖之七年三月十八日護自同



州還帝御文安殿見護訖引入含仁殿朝皇太后先是  
帝於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護謁太后太后必賜之坐  
帝每立侍至是護將入帝謂曰太后春秋既尊頗好酒  
諸親朝謁或廢引進喜怒有時乖爽比諫未蒙垂納兄  
今願更啓請因出懷中酒誥授護曰以此諫太后護入  
如帝所誠讀示太后未訖帝以玉珽自後擊之踣地又  
令宦者何泉以御刀斫之泉懼斫不能傷時衛王直先  
匿於戶內乃出斬之初帝欲圖護王軌宇文神舉宇文

孝伯頗預其謀是日軌等並在外更無知者殺護訖乃召宮伯長孫覽等即令收護子柱國譚國公會大將軍莒國公至崇業公靜正平公乾嘉及乾基乾光乾蔚乾祖乾威等并柱國侯伏侯龍恩龍恩弟大將軍萬壽大將軍劉勇中外府司錄尹公正袁傑膳部下大夫李安等於殿中殺之齊王憲曰安出自阜隸所典庖厨而已未足加戮帝曰汝不知耳世宗之崩安所為也十九日乃詔暴護等罪大赦改天和七年為建德元年護世子

訓為蒲州刺史其夜遣柱國越公盛乘傳鎮蒲州徵訓  
赴京師至同州賜死護長史叱羅協司錄馮遷及所親  
任者皆除名護子昌城公澡使突厥遣開府宇文德齋  
璽書就殺之三年詔復護及諸子先封諡護曰蕩並改  
葬之叱羅協代郡人本名與武帝諱同後改焉少寒微  
嘗為州小吏以恭謹見知竇泰為御史中尉以協為書  
侍御史泰向潼關協為監軍泰死協見獲文帝授大丞  
相東閣祭酒累遷相府屬從事中郎協歷事二京詳練

故事又深自剋勵文帝頗委任之然猶以家屬在東疑其戀本及河橋戰敗協隨軍還文帝知協不貳封冠軍縣男進爵為侯後為大將軍尉遲迥長史率兵伐蜀行潼州事魏恭帝三年文帝徵協入朝論蜀中事乃賜姓宇文氏晉公護既殺孫恒李直等欲委腹心於司會柳慶司憲令狐整等二人並辭俱薦協護遂徵協入朝引與同宿深寄託之協誓以軀命自效護大悅以為得協之晚稍遷護府長史進爵為公常在護側明帝知其材

識庸淺每按抑之數謂曰汝何知也猶以護所親任每  
含容之及明帝崩便授協司會中大夫中外府長史協  
形貌瘦小舉措褊急既以得志每自矜高又其所言多  
乖事衷當時莫不笑之護以其忠已每提獎之協既受  
護重委冀得婚連帝室乃求復舊姓叱羅氏許之又進  
位柱國護以協年老許其致仕而協貪榮未肯告休及  
護誅除名建德三年以協宿齒授儀同三司賜爵南陽  
郡公卒子金剛嗣馮遷字羽化弘農人少脩謹有幹能

為護府司錄性質直小心畏慎兼明練時事善於斷決  
每校閱文簿孜孜不倦以此甚為護委任後授陝州刺  
史遷本寒微不為時輩所重一旦刺舉本州唯以謙恭  
接待鄉邑人無怨者復入為司錄累遷小司空自天和  
後以年老委任稍衰及護誅猶除名卒於家子恕位儀  
同三司

杞簡公連幼而謹厚臨敵果毅隨德皇帝遇定州軍於  
唐河俱戰歿保定初追贈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司徒封

杞國公諡曰簡子元寶為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司徒襲封杞國公諡曰烈以章武公道子亮嗣亮字乾德位梁州總管及幽國公廣薨以亮為秦州總管廣所部悉以配焉在州甚無政績尋進柱國從東伐進上柱國仍從平鄴遷大司徒大象初以行軍總管與元帥鄭國公韋孝寬等伐陳還至豫州密謀襲孝寬營將反逆孝寬追斬之肱明坐亮誅詔以亮弟椿為烈公後椿字乾壽位上柱國大司徒大定中為隋文帝所害

并其五子

莒莊公洛生少任俠好施愛士北州賢俊多與之游而  
才能多出其下及葛榮破鮮于脩禮以洛生為漁陽王  
仍領德皇帝餘衆時人皆呼為洛生王洛生善撫將士  
是以克獲常寇諸軍亦朱榮定山東時洛生在虜中榮  
雅聞其名心憚焉尋為榮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封  
莒國公諡曰莊子菩薩為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  
將軍小宗伯襲爵諡曰穆以晉公護子至嗣至字乾附



後坐父護誅詔以衛王直子賓為穆公後賓字乾瑞尋  
坐直誅而齊王憲子廣都郡公貢襲貢字乾貞宣帝初  
被誅國除

虞國公仲德皇帝從父兄也卒於代保定初追贈太傅  
柱國大將軍大司徒封虞國公子興嗣興生屬兵亂與  
仲相失年幼莫知其戚屬遠近與文帝兄弟初不相識  
沙苑之敗預在行間被虜隨例散配諸軍興性弘厚有  
志度雖流離世故而風範可觀保定二年詔訪仲子孫

興始附屬籍武帝以興帝戚近屬尊禮之甚厚位開府儀同三司宗師襲爵虞國公薨武帝親臨慟焉詔大司空申國公李穆監護喪事贈柱國大將軍諡曰靖子洛嗣位儀同三司隋初為介國公為隋室賓云

廣川公測字澄鏡文帝之族子也高祖中山曾祖豆顏祖騏驎父永仕魏位並顯達測性沉密少篤學仕魏位司徒右長史尚宣武女陽平公主拜駙馬都尉及孝武疑齊神武詔測詣文帝密為之備還封廣川縣伯尋從

孝武西遷進爵為公文帝為丞相以測為右長史委以軍國又令測詳定宗室昭穆遠近附於屬籍歷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行汾州事政在簡惠頗得人和地接東魏數相抄竊或有獲其為寇者多縛送之測皆命解縛置之賓館然後引與相見如客禮焉仍宴設放還其國衛送出境自是東魏人大慙乃不為寇兩界遂通慶弔時論方之羊叔子或有告測懷貳文帝怒曰測為我安邊何為間骨肉乃命斬之仍許測便宜從事轉行綏州

事每歲河冰合後突厥即來寇掠先是常預遣居人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乃於要路數百處竝多積柴仍遠斥候知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處一時縱火突厥謂大軍至懼而遁走委棄雜畜輜重不可勝數自是不敢復至測因請置戍兵以備之後卒於太子少保文帝親臨慟焉仍令水池公監護喪事諡曰靖測性仁恕好施與在洛陽之日曾被竊盜所失物即其妻陽平公主之衣服也州

縣禽盜并物俱獲測恐此盜坐之以死不認焉遂遇赦  
免盜既感恩請為測左右及測從孝武西遷事極狼狽  
盜人亦從測入關竝無異志子該嗣位除州刺史測弟  
深

深字奴于性鯁正有器局年數歲便累石為營折草作  
旌旗布置行伍皆有軍陣之勢父永遇見之喜曰汝自  
然知此後必為名將孝武西遷事起倉卒人多逃散深  
時為子都督領宿衛兵撫循所部竝得入關以功賜爵

長樂縣伯大統中累轉尚書直事郎中及齊神武屯蒲坂分遣其將竇泰趨潼關高敖曹圍洛州周文帝將襲泰諸將咸難之帝隱其事陽若未有謀獨問策於深深曰竇氏高歡驍將歡每仗之禦侮今大軍就蒲坂則歡拒守竇必援之內外受敵取敗道也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竇性躁急必來決戰高歡持重未即救之則竇可禽也虜竇歡勢自沮迴師禦之可以制勝文帝喜曰是吾心也軍遂行果獲泰齊神武亦退深又說文帝進取

弘農復剋之文帝大悅謂深曰君即吾家陳平也是冬  
齊神武又率大衆至沙苑諸將皆懼惟深獨賀文帝問  
其故對曰歡撫河北甚得衆心雖乏智謀人皆用命以  
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度河非衆所欲唯歡耻失實  
氏復諫而來所謂忿兵一戰可禽也不賀何為文帝然  
之尋大破齊軍果如所策俄進爵為侯六官建拜小吏  
部下大夫遷中大夫武成元年遷幽州刺史改封安化  
縣公保定初除京兆尹入為司會中大夫深少喪父事

兄甚謹性多奇譎好讀兵書既居近侍每進籌策及在選曹頗有時譽性仁愛從弟神舉神慶幼孤深撫訓之義均同氣世亦以此稱焉卒於位諡曰成康子孝伯

孝伯字胡王其生與武帝同日文帝甚愛之養於第內及長又與武帝同學武成元年拜宗師上士時年十六性沉正謇諤好直言武帝即位欲引置左右時政在家臣不得專制乃託言少與同業受經思相啟發由是護弗之猜得入為右侍上士恒侍讀及遭父憂詔令服中



襲爵武帝嘗謂曰公於我猶漢高與盧綰也賜以十三環金帶自是恒侍左右出入卧内朝務皆得預焉孝伯亦竭心盡力無所回避至於時政得失外間細事皆以奏聞帝信委之當時莫比及將誅晉公護密與衛王直圖之惟孝伯及王軌宇文神舉等頗得參預護誅授開府儀同三司歷司會中大夫左宮正皇太子既無令德孝伯言於帝曰皇太子德聲未聞請妙選正人為其師友調護聖質不然悔無所及帝歛容曰卿世載鯁正竭

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深願陛下思之帝曰正人豈復過君於是以尉遲運為右宮正孝伯仍為左宮正宗師中大夫累遷右宮伯常因侍坐帝問我兒比進不荅曰皇太子比懼天威更無罪失及王軌因內宴將帝鬚言太子之不善帝罷酒責孝伯曰公常謂我云太子無過今軌有此言公為誑矣孝伯拜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情忍愛遂爾結舌帝知其意默然久之乃曰朕

已委公公其勉之及大軍東討拜內史下大夫令掌留  
臺事軍還帝曰居守之重無忝戰功於是加授大將軍  
進爵廣陵郡公并賜金帛女妓等復為宗師每車駕巡  
幸常執其手令居守後帝北討至雲陽宮寢疾驛召孝  
伯赴行所執其手曰吾自量必無濟理以後事付君是  
夜授司衛上大夫總宿衛兵馬令馳驛入京鎮守宣帝  
即位授小冢宰帝忌齊王憲意欲除之謂孝伯曰公能  
圖之當以其官位相授孝伯叩頭曰齊王戚近功高棟

梁所寄臣若順旨則臣為不忠陛下不孝之子也帝因疎之乃與于智鄭譯等圖其事令智告憲謀逆遣孝伯召入誅之帝之西征也在軍有過行鄭譯時亦預焉軍還孝伯及王軌盡以白武帝武帝怒撻帝數十乃除譯名至是帝追憾被杖乃問譯我脚上杖痕誰所為也譯曰事由宇文孝伯及王軌譯又說軌撻帝鬚事帝乃誅軌尉遲運懼私謂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奈何孝伯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為臣為子知欲何之且委

質事人本徇名義諫而不入將焉逃死足下若為身計  
宜且遠之於是各行其志運尋出為秦州總管帝荒淫  
日甚誅戮無度孝伯頻諫不從由是益疎後稽胡反令  
孝伯為行軍總管從越王盛討平之及軍還帝將殺之  
乃託以齊王事誚之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對曰  
臣知齊王忠於社稷為羣小媒孽加之以罪臣以言必  
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屬微臣輔陛下今諫而不從實  
負顧託以此為罪是所甘心帝慙俛首不語令賜死於

家時年三十六及隋文帝踐極以孝伯王軌忠而獲罪  
竝令收葬復其官爵嘗謂高頴曰宇文孝伯實有周良  
臣若此人在朝我輩無措手處子歆嗣

東平公神舉文帝之族子也高祖普陵曾祖求男仕魏  
位竝顯達祖金殿魏兗州刺史安喜縣侯父顯和少而  
襲爵性矜嚴頗涉經史膂力絕人彎弓數百觔能左右  
馳射孝武之在蕃顯和早蒙眷遇時屬多難嘗問計於  
顯和顯和具陳宜杜門晦迹相時而動帝深納焉及即

位拜閣內都督封城陽縣公以恩舊遇之甚厚顯和所  
居隘陋乃撤殿省賜為寢室其見重如此及齊神武專  
政帝每不自安問顯和曰天下汹汹將如之何對曰莫  
若擇善而從因誦詩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帝曰是  
吾心也遂定入關策以其母老令預為計對曰今之事  
忠孝不並然臣不密則失身安敢預為私計帝愴然改  
容曰卿我之王陵也遷朱衣直閣閣內大都督改封長  
廣縣公從孝武入關至溱水周文帝素聞其善射而未

之見俄而水傍有一小鳥顯和射中之文帝笑曰我知  
卿工矣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卒建德  
三年追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神舉早孤有夙  
成之量及長神情倜儻志畧英瞻眉目疎朗儀貌魁梧  
明帝初起家侍上士帝留意翰林而神舉雅好篇什  
每游幸神舉恒從襲爵長廣縣公天和元年累遷右宮  
伯中大夫進爵清河郡公建德三年自京兆尹出為熊  
州刺史齊人憚其威名及帝東伐從平并州即授刺史



州既齊氏別都多有姦猾神舉示以威恩遠近悅服改封武德郡公進柱國大將軍又改封東平郡公宣政元年轉司武上大夫及幽州人盧昌期等據范陽反詔神舉討禽之時齊黃門侍郎盧思道亦在反中賊平將解衣伏法神舉乃釋而禮之即令草露布厲稽胡反寇西河神舉與越王盛討之時突厥赴救神舉以奇兵擊之突厥敗走稽胡款服即授并州總管神舉見待於武帝處心腹之任王軌宇文孝伯等屢言皇太子之短神舉

亦頗預焉及宣帝即位荒淫無度神舉懼及禍懷不自  
安初定范陽之後威聲甚振帝亦忌其名望兼以宿憾  
遂使人齎酖酒賜之薨於馬邑時年四十八神舉美風  
儀善辭令博涉經史性愛篇章尤工騎射臨戎對寇勇  
而有謀莅職當官每著聲績兼好施愛士以雄豪自居  
故得任兼文武聲彰外內百寮無不仰其風則先輩舊  
齒至於今稱之子同嗣位至儀同大將軍神舉弟慶  
慶字神慶沉深有器局少以聰敏見知初受業東觀頗

涉經史既而謂人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筆硯  
為腐儒業乎時文州賊亂慶應募從征以功授都督衛  
王直鎮山南引為左右慶善射有膽氣好格猛獸直甚  
壯之稍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及誅宇文護慶有謀  
焉進授驃騎大將軍加開府從武帝攻河陰先登攀堞  
與賊短兵接中石乃墜絕而復蘇帝勞之曰卿勇可以  
賈人也復從武帝拔晉州齊兵大至慶與齊王憲輕騎  
覘卒與賊窘憲挺身而遁慶退據汾橋衆賊爭進慶射

之所中人馬必倒賊乃稍却及拔高壁剋并州下信都禽高潛功竝居最進位大將軍封汝南郡公尋以行軍總管擊延安反胡平之歷延寧二州總管隋文帝為丞相以行軍總管征江表次白帝以勞進上大將軍帝與慶有舊甚見親待令督丞相軍事委以心腹尋加柱國開皇初拜左武衛將軍進上柱國數年除涼州總管歲餘徵還不任以職初文帝龍潛時嘗與慶言謂曰天元質無積德其相貌壽亦不長加以法令繁苛耽恣聲色

以吾觀之殆將不久又諸侯微弱各令就國會無深根  
固本之計羽翮既翦何能及遠尉遲迥貴戚早著聲望  
國家有釁必為亂階然智量庸淺子弟輕佻貪而少惠  
終致亡滅司馬消難反覆之虜亦非池內之物變在俄  
頃但輕薄無謀未能為害不過自竄江南耳庸蜀險隘  
易生艱阻王謙愚蠢素無籌略但恐為人所誤不足為  
虞未幾上言皆驗及此慶恐上遺忘不復收用欲見舊  
蒙恩顧具錄前言為表奏之上省表大悅下詔曰朕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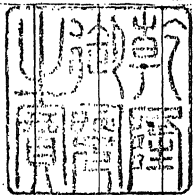
之驗自是偶然公乃不忘彌表誠節深感至意嘉尚無  
已自是上每加優禮卒於家子靜胤尚隋文女廣平公  
主位儀同安德縣公熊州刺史先慶卒靜胤子協位右  
翊衛將軍宇文化及之亂遇害協弟晶字婆羅門大業  
中養于宮內後為千牛左右煬帝甚親昵之每有游宴  
必侍從至於出入卧內伺察六宮往來不限門禁時人  
號為宇文三郎與宮人淫亂至於妃嬪公主亦有醜聲  
蕭后言於帝晶聞懼不敢見協因奏晶壯不可久在宮

掖帝不之罪召入待之如初化及殺逆際為亂兵所害  
論曰自古受命之君及守文之主非獨異姓之輔亦有  
骨肉之助焉其茂親則有魯衛梁楚其疎屬則有凡蔣  
荆燕咸能飛聲騰實不滅於百代之後至若幽孝公之  
勲烈加之以善政蔡文公之純孝飾之以儉約戕戕焉  
足以輔於前載矣有周受命之始宇文護實預艱難及  
文后崩殂諸子冲幼羣公懷等夷之士天下有去就之  
心卒能變魏為周捍危獲义者護之力也向使加之以

禮讓經之以忠貞桐宮有悔過之期未央終天年之數則前史所載焉足道哉然護寡於學術昵近羣小威福在己征伐自出有人臣無君之心為人主不堪之事終於妻子為戮身首橫分蓋其宜也當隋氏之起假天威而服海內胄以葭莩之親據一州而叶義舉可謂忠而能勇功業不遂悲夫亮實庸才圖非常於巨逆古人稱不度德不量力者其斯之謂歟宇文測兄弟驅馳於經綸之日孝伯神舉盡言於父子之間觀其智勇忠槩竝



可追蹤於古人矣



北史卷五十七

北史卷五十七考證

邵惠公顥傳德皇帝與衛可瓌戰墜馬○瓌周書作孤  
導傳魏帝遣侍中漁陽王綱○綱周書作繩

廣傳初廣母李氏以患憂而成疾遂歿○周書母李氏  
以廣患彌年憂而成疾因此致歿

護傳以次執送護第○第監本訛弟今改正

先是護母閭與皇第四姑及諸戚屬並沒齊○先是二  
字監本注闕今從周書增入

不謂齊朝解網惠以德音○網監本訛網今改從周書  
柱國齊王憲鄭公達奚武等○武監本訛成今改從周

書

杞簡公連傳子元寶○元周書作光

亮傳胄明坐亮誅○胄周書作子蓋謂亮之子名明也  
今作胄明應係訛字

深傳深時為子都督領宿衛兵○子疑大字之訛然下  
卷李賢傳亦云曾祖富魏太武時以子都督討兩山

屠各則當時官名固有子都督也

孝伯傳時政在家臣不得專制○家疑應作宰

北史卷五十七考證